



金蔷薇
儿童文学金品



女儿的河流

The River
Of The Daughters

FICTION
SERIES

老 臣 著



YZLI0890118698

ON HEALTHY GROWTH BY LAO CHEN

主流阅读 阳光成长

“成长小说之父”老臣带你跨越青春的千山万水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女儿的河流

The River
Of The Daughters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女儿的河流/老臣著.—上海:少年儿童出版社,2012.1

(老臣阳光成长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324-8832-2

I.①女... II.①老... III.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
国—当代 IV.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66265号



金蔷薇儿童文学金品
老臣阳光成长小说系列

女儿的河流

老 臣 著

策 划 谢倩霓

封面设计 布 克

版式设计 赵晓音

封 面 图 张 卓

插 图 张亚宁

责任编辑 谢倩霓 童海青 美术编辑 赵晓音

责任校对 黄 岚 技术编辑 张伟群 许 辉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 www.ewen.cc 少儿网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 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20×980 1/16 印张 13.5 字数 167 千字

201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4-8832-2/I·3324

定价 1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目 录

第一章 / 001

1. 作家 / 002
2. 女儿河 / 006
3. 秃子 / 011

第二章 / 017

4. 船家 / 018
5. 大水 / 023
6. 丧事 / 028

第三章 / 033

7. 老船 / 034
8. 漂 / 039
9. 妹妹 / 044

第四章 / 051

10. 大姐 / 052

11. 年关 / 056

12. 母女渡 / 062

第五章 / 067

13. 拓荒 / 068

14. 神祭 / 074

15. 洪灾 / 080

第六章 / 087

16. 白马 / 088

17. 绿色的冬天 / 092

18. 麦秸垛 / 099

第七章 / 105

19. 乡村女教师 / 106

20. 秘密 / 111

21. 学校 / 115

第八章 / 119

22. 二姐 / 120

23. 跑冰 / 125

24. 去南方 / 130

第九章 / 133

25. 三姐 / 134

26. 两代人 / 140

27. 打工妹 / 145

第十章 / 149

28. 姐夫 / 150

29. 荒天 / 156

30. 河殇 / 163

第十一章 / 167

31. 母亲 / 168

32. 升学 / 173

33. 中秋的月亮 / 179

第十二章 / 183

34. 职业 / 184

35. 祈祷 / 191

36. 升河 / 195

第十三章 / 199

37. 写作 / 200

38. 划呀,划 / 203

评论家说 / 206

老臣的河流(评论) / 208

第一章

老臣，你是我的乡亲，我读过你的书，我相信你爱辽西那片大地与河流。但你的故事总不能感动我，似乎是你的叙述太冷静了。作家难道不更应该面对人生的真实吗？也许你是在追求写作技巧，也许你是对的。但我想，生活有时一点儿也不需要技巧。

我想告诉你我母亲的故事。我爱她。父亲去世时，我刚刚四岁，作为一个山村女孩儿，我从母亲身上看到了人生的苦难与艰辛，也看到了母爱的辉煌与伟大。

是呀，谁不爱母亲呢，如果一个人连母亲都不爱，能谈对别人的爱吗？

——摘自季子来信

1.作家

有段时间,老臣羞于与人谈论文学,他自诩为罢笔封刀,认认真真做起生意来。

老臣的公司在渤海边一座风景优美的小城海滨,推开窗子,就可以看见蔚蓝色的大海。潮涨潮落,日尽月升,创业的举步维艰让他体会到搏击的快感。那时,他有一句著名的口头禅,在朋友间流传:“什么时候了,还谈论文学,你有病吗?”

但很快他就发现有病的不是别人,而是自己。公司的一切顺利运作之后,他开始焦躁不安,无缘无故地发火,并且近乎疯狂地酗酒。

是秋天。海滨夏天的繁华与喧嚣已消失了。远处大片的田野里,玉米秸已枯黄一片。秋风刮起的时候,漫天漫地飘荡着干燥的声响。老臣的夜晚变得相当漫长,他总在做梦,总是梦见相似的情节。一匹孤独的老狼,皮毛陈旧而又肮脏,它在玉米地间穿行,碰上哗啦啦破碎的声音。它似乎在寻找什么,又似乎没有目的。在垄沟间穿越,脚步踉跄,狼毛给刮得七零八落,像蒲公英的花絮一样给风刮上天空。那匹狼就那么穿梭着,不休息,也不瞭望,直到老臣大汗淋漓从梦中醒来。醒来的时候,房间一片昏暗,窗外的夜色雾一样浓稠。老臣点一支香烟,推开窗子,听见涨潮的涛声汹涌着把夜空灌满。不远的海面在星空下宛若一块硕大的水晶,没有渔火闪动,天地凝固了一般。

离天亮还早着呢,但老臣不想继续睡眠,他害怕那匹老狼再次潜入他的梦境。为了排遣无聊,他想工作。但是,工作的意义又是什么呢?好比那匹孤狼,在干燥无边的玉米地中穿行,又能得到什么?他觉得空虚极了。

就是在那样的早晨,老臣又坐回到写字台前,开始捏造小说。凭捏造谎言和事实生活,大概只有作家活得最合法。老臣想,当你穿过谎言,逼近生活的另一种真实,一种快感便油然而生。人是有很多副面孔的。不信?你在临睡前照照镜子,会看到一副面孔;早晨醒来,会看到另一副面孔。别害怕,那个有两张面孔的人是你自己。

老臣开始重操旧业。黎明前最黑暗那会儿,成为他一天中最快乐、最充实、精力最充沛的时间。奇怪的是,那匹孤独的老狼不知逃向哪里,再也不来打扰他的睡眠……



老臣就是那时养成的怪癖，写作前，打一盆清水，多洗几遍手，自然要多打几遍香皂。写作是干干净净的事，不同于经商、当官、锄地、开机床。老臣固执地认为，你可以做一个有非议的人，但一定要写干干净净的文章。人是群居动物，你的一言一行得任由别人评说，那么让他们去说吧，你只管走自己的路。但写作不一样，文章写出来，首先要面对自己，假如它肮脏、丑陋、虚伪，你连读给自己母亲听的勇气都没有，还敢拿出去发表，让天下人耻笑吗？你首先要对你的心灵负责。

老臣愿意对心灵负责，对读者朋友负责。老臣说这是职业道德和职业良心。他渴望把读者当成兄弟、姐妹，大家好一起在操场上踢球、摔跤，躲在树荫下摔扑克，重复一些古老的游戏，或者找一个问题争他个面红耳赤。人只有平等起来，才会产生友情。难道不是这样吗？

老臣因此拥有了广大的朋友群体。写作带给老臣最大的收获便是获得了心灵的宁静，拥有了丰富的友情。为此，老臣同样欢迎你的加盟，来吧，别再绷着一张战斗的脸孔，别再眯起审视的眼睛，让我们敞开心灵的窗子，放飞语言的鸟儿，穿越时间与空间的缝隙。

老臣愿成为你的朋友。别管你的年纪我的年纪，我们在绿色的草坪上坐好，开始说话。和人说话是一件有趣的事，好像古今中外的许多文人都喜欢清谈。有人指责这是文人的毛病。也许是吧。但我们尽管寻找话题，这个世界没谁禁止我们说话、歌唱或者呐喊。当然，为了减少噪音，我们改用笔来交谈。

四川一个叫鸣的男生说，老臣，北京有人写了本书，叫《我是你爸爸》，读这书名我觉得吃亏上当。老臣说，你不要默读，而是大声地一字一顿地读：“我、是、你、爸、爸！”咋样，这办法是不是不错，效果挺好吧？

不过，贪大辈儿，没好事，爸爸不是那么好当的，妈妈也不是那么好当的，天下的爸爸、妈妈是活得最累的人。你爸爸、妈妈不是这样吗？

长白山脚下浑江边上的一位来姓女生对老臣说，小时候真好，每天除了玩就是玩，世界是那么纯真无邪。天是蓝的，云是白的，小雨点

儿是笑着闹着落下来的。可成人的世界是多么不同啊,我再有四个月就满18岁了,我深刻体验了成长的烦恼。老臣马上致信给她,说,姐妹儿,悠着点儿,人生的路长着呢,你发感慨的日子在后头呢。当你走出老远老远一截路再回头看看,会觉得最初的感叹多么轻薄!

是呀,人生多么漫长。老臣的老乡、女生季子说,真实的生活不容许你玩一点儿技巧,它是那么踏踏实实,一点儿也不浪漫、不空灵。岁月的脚步声不是鼓点儿,没有乐感,缺少诗歌的情调,它是点葫芦下种的声音,是母亲摇船吱呀、吱呀的呻吟,是麦秸被镰刀割断脱离母体的噪响……

老臣因此觉得季子要比河北保定一个叫磊的18岁男生深刻。磊的故事本来与本书无关,但正是磊的原因促成老臣写此书的动机。磊读高二的时候,爱上了一个叫吟的女生。吟是一个目光深邃充满内涵的女孩儿,因为她看他一眼,磊激动得一天都像踩在棉垛或者云朵上。他穷尽所能,翻字典、查名著给她写了一封洋洋万言的“情书”。他的语言可以惊天地、泣鬼神、动芳心。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沉甸甸的信笺塞入吟的书包里,提心吊胆地等待着她再次回眸并送来秋波涟涟的信息。但是,结果非常地不美妙,吟把磊的万言书交给了老师。磊为此失望、痛苦、难受,甚至对前途绝望,产生了轻生的想法。他痛苦地问老臣,我该怎么办?我该怎么办?

老臣说,你和一个叫季子的女生通信吧。季子那时是中师一年级的学生。磊读了季子信中讲的故事之后怎么样了?磊来信告诉老臣说自己认识了什么叫友情。

季子是一个怎样的女孩儿?不知道。那时老臣只知道季子的字十分漂亮,字里行间有一种韵律感。但季子的故事可以改变磊,那是怎样的一种惊心动魄呢?老臣读了磊的最后一封信,再也无法平静下来。

磊说,假如你想听季子的故事,那么,请接受一个收藏泪水的方式。当你想哭的时候,就把眼睛睁大些,再睁大些,一动不动地去看这个世界,这样,就会把咸湿的液体,硬憋回去,咕咚一声,咽到心里。

2.女儿河

女儿河曾多次在老臣的小说中出现。但也许你不知道它,因为它不是长江、黄河,不是鸭绿江、黑龙江,它只是一条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河流。在起伏的辽西山地之上,它也只是大凌河的一条支流。就是这条支流,也起伏着自己的浪花,澎湃着自己的波涛。

季子的家就在女儿河的中游。小村叫柳集,百十座房屋,稀稀拉拉散布在山坡沟畔,几条坑坑洼洼的土路纵横穿插,把各家各户联系在一起。

老臣决定到柳集走一趟。车在烟尘滚滚的土路上穿行两小时,才驶上窄巴巴的村巷。司机吱嘎一声把车停住,立刻围上来一群孩子。他们一个个仰着乡村孩子黧黑的小脸儿,好奇地打量老臣和随行的摄像师大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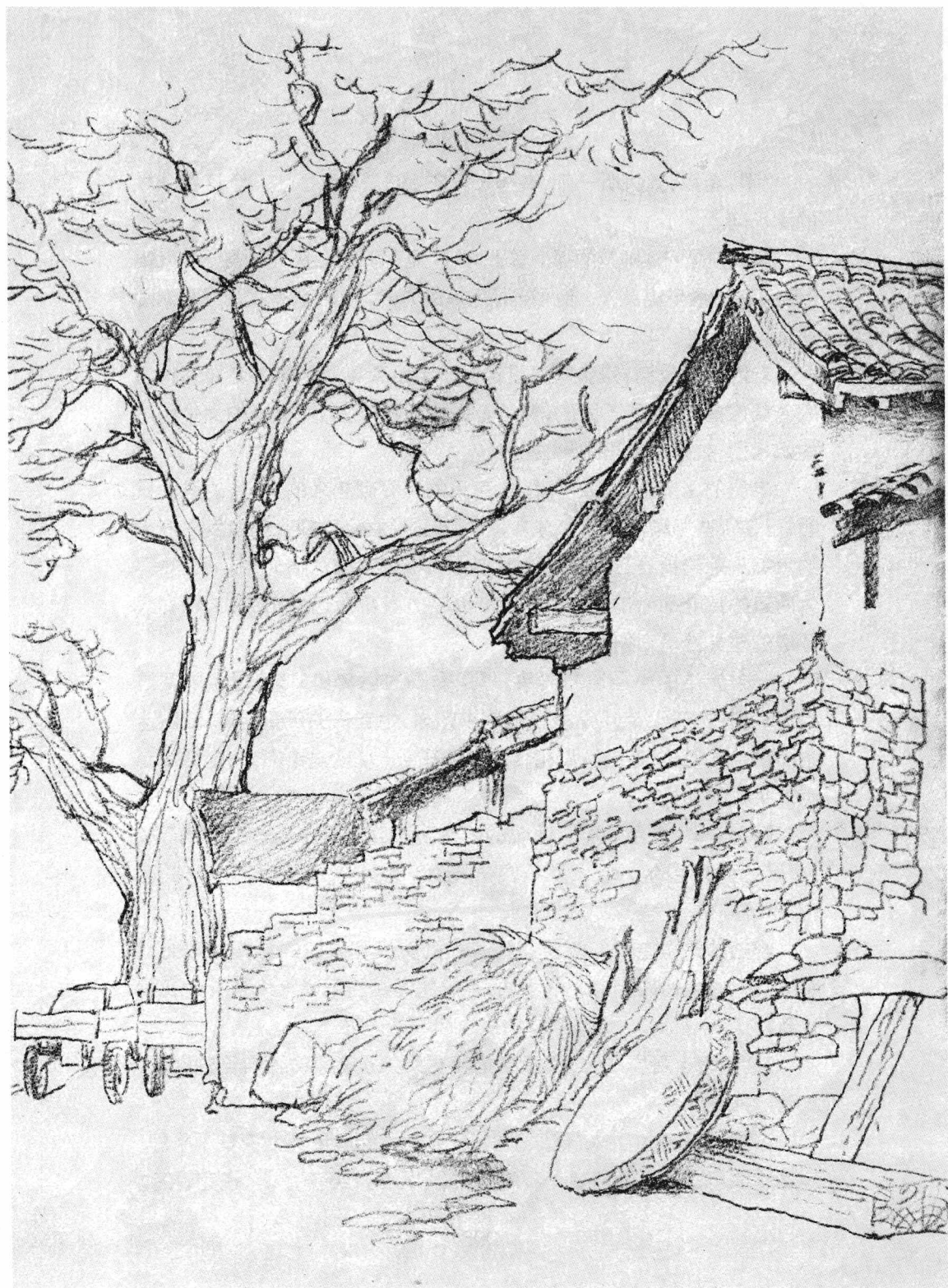
“摄录些啥?”大张扛着摄像机,有些茫然。

老臣也不知道拍摄些啥,就说:“你就看着摄吧。”

大张便麻利地工作起来。

这里是一处美丽的地方,但肯定不富饶。村庄里的宅院多是陈旧的,石砌的院墙大多豁牙露齿,孩子们的衣着也同样陈旧得近乎破烂。但这丝毫也破坏不了大自然浑然一体的朴素与美丽。

孩子们被大张的摄像机震慑住了,他们不知那是什么奇怪的家伙。大张成为他们包围的中心,把老臣和皇冠牌轿车晾在一边,正好让老臣开始自己的工作。



“喂，老乡，我打听一下，龚季子家在哪？”老臣拦住一个扛着犁杖的汉子问。

“哦，你是问读师范的那个季子吗？”汉子停下来，阳光晒得泛着紫铜色光泽的阔脸泛出笑来，他手一指河岸的方向，道，“就是挨河沿最近那家。”

老臣点头致谢，信步向河沿走去。老臣看见季子家的老屋同村庄的色调保持一致，所不同的，似乎是更加老旧一些。叫季子的女生和她的姐姐们，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吗？

老屋的墙壁是用山地间随处可见的岩石砌起来的，岁月的风蚀日晒，已使那些坚硬的石头变成灰黑色。但老屋虽然老旧，仍焕发出春天的气息。院门锁着，透过栅门，看得见石板砌成的甬路光滑平展，嗅得见两边的菜畦翻晒出的新土的潮味儿。几畦小葱已探出芽尖，那春天苏醒的感觉就是它们给予的。

一条光洁的小径通向码头，那是季子的祖辈和父亲、母亲以及姐姐们踩出的路径。老臣从季子的信中知道，她在家的日子，就是沿着这条小路走向河边，走向系着祖传老船的码头。从这里走去，一定会找到叫木头叔的那个人。

翻上沟畔，老臣就听见咣咣的打凿之声自河岸上传来。顺声音望去，只见金黄色的沙滩上，翻扣着一只蓝色的舢板。那是天空一样的蓝色，十分醒目。

修船的是个老汉，老臣从他花白的头发和微驼的脊背上做此判断。他小心地往船上钉一块木块，手中的锤头在阳光下闪耀着金属的光泽。

“这船有上百岁了吧，师傅？”老臣见那人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到来，主动打招呼。

“噢！”老汉回过头来，他似乎愣怔了一下，但脸色马上恢复了平静，慢悠悠地用辽西土话答道：“不瞒您说，它已经 120 岁了。”说完，扭过

身去，用力把半截钉子钉了进去。

这真是条老船，虽然刚刚刷了油漆，但丝毫也掩饰不住它的苍老。船板是坑洼不平的，可以想象它被水咬浪磕的惊险历程。一块块补自不同年代的补丁，让它生出千缝万纳的感觉。除了在水上博物馆，老臣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老的古式木舟。

“开河了，又该忙了。”老汉自言自语。

老臣从他纯朴敦厚的面庞上知道，他肯定就是木头叔。但为了证实，老臣顺口问道：“老人家，一个人修船，家里人也该帮个手吧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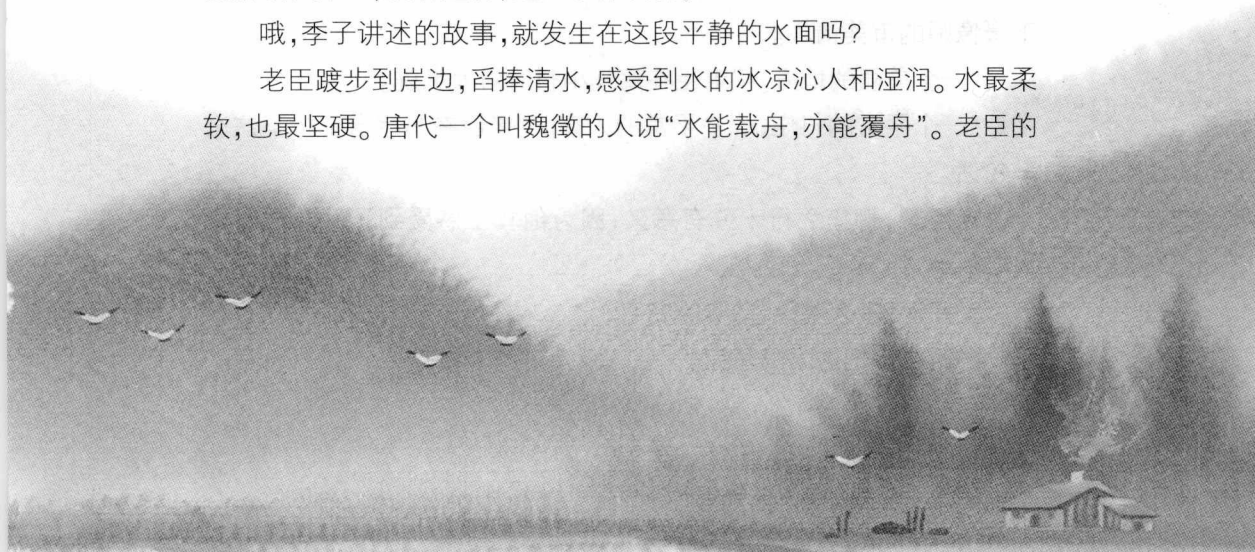
老汉应道：“家里人，她们都忙呢。大闺女教书，二闺女在南方工作，三闺女在下游的旅游公司当导游，四闺女在城里读师范，您说，谁有空啊？”他的口气里有自豪，但似乎也含有一份无可奈何的孤单。

哦，这是一个善良纯朴的老汉。老臣没有继续这个话题，而是去望老船那边的河流。

女儿河发源于燕山余脉的一条山隙，最初只是猫尾巴粗细的一股泉水，但它一路上冲撞跌宕，收容大大小小的溪流，逐渐变成一条汤汤大河。到这地界的时候，转过一道山湾，立刻波息浪止，变得平静舒缓。水是碧蓝的，映出天空的高远，折射出太阳的金光。河道足有 1000 米宽，隐约可见对面的一条道路，细若游丝。大概因为开河不久，唯一的渡船歇在岸上，没有过客，连人影都没有。

哦，季子讲述的故事，就发生在这段平静的水面吗？

老臣踱步到岸边，舀捧清水，感受到水的冰凉沁人和湿润。水最柔软，也最坚硬。唐代一个叫魏徵的人说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”。老臣的



一个诗人朋友说，水是有感知的，在你看不到的地方，水浑身都是伤口。是呀，这汤汤大河，平静之后会有怎样澎湃的激情呢？

现在是旱季。过去的冬天没有落大雪，初春的山地间干燥苍茫。老臣往坡上扫视，陡然看见了洪水留下的痕迹，那是在岩石上蚀下的水锈。哦，洪水暴涨的时候，水位要比老船现在的位置高出 20 米。那是怎样的一副洪荒模样呢？老臣似乎看到了季子信中描述的滔天洪流。

“那位师傅，你要看风景，去下哨吧，那有片柳树趟子，正泛烟呢。”老汉见老臣在水边发呆，招呼道。

此刻，摄像师大张也赶到了河岸，他的队伍又扩大了，一群肯定是学龄前的孩子把他紧紧裹住。他的镜头正对着河下游大片的柳林。

柳林泛出鹅黄色的柳烟。春天到了，万物复苏，柳树这温柔的木本植物和道边的车轱辘菜一样，最先感受到了季节的变化，以柔曼的枝条去拂荡徐徐春风。那里的确是美的所在。那是片水柳，它们在大水泛滥的季节，哪怕树梢被淹没，也绝不会窒息而死。傲雪的松柏大概不会有如此耐性吧？假如水有牙齿并且坚硬，那么这柳树应是以柔克刚。

“真是美极了。”大张抑制不住兴奋，冲老臣大喊大叫起来。他扬手道：“我已拍了四本带子，耗光了三块电池。”

大张摄像师的目光发现的是怎样的美呢？人们对美的认识是不同的，美也有各自的存在方式，老臣想，回去的时候，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摄像师的审美情趣。

“一个美丽的地方。”老臣在离开小村时对大张说。

“一个平常的村庄，一户平常的人家。”老臣在写字台上记下这么一句话。

老臣想，柳集之行十分有意义，因为他真正感受到了女儿河震撼人心的地方。

女儿河，多么温柔、动听的名字。

老臣决定把这本书写完。

3.季子

“你是东方敏老师吗？”老臣说完，看见女老师脸上浮出惊诧的表情。

“你，认识我？”东方敏老师已从座位上站了起来。

这是一个高雅得难以挑剔的女老师，她有一张宁静平和的面孔，说不上美丽或漂亮，但可以看出她受过良好的教育，有着良好的修养。这就是气质吧？

“哦。”老臣含混地应着，他打量她的时候，也在感受季子对她的评价。季子的确不是一般的女孩儿，她有敏锐的目光和良好的艺术感觉，比如，她对她的班主任老师的感觉就十分准确。

老臣在女老师得体的外交式的礼让下小坐了一会儿，说明来意。东方敏试探着问：“你们，认识？”

“认识。”老臣这下回答得十分肯定，他心里说，有的人虽互相对10年，却不一定相识，而有的哪怕未曾谋面，却有老朋友的感觉，这大概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？

“好吧，我去找她。”她钢琴家一般美丽的手轻轻挥了一下，留下一个让人印象美好的微笑，出了办公室。老臣也随之来到春意萌动的校坪间。

这是一所不大的中专学校。作为市属师范，它建立的历史仅仅十

几年,四层的教学楼因此没有显出多少沧桑感来。院坪间立着一些柳树,此刻,春意融融,在春风中微拂的柳条已吐出雏鸭绒毛般的叶芽。哪个班级正在上体育课,一个没有能跳过鞍马的男生正在接受女老师的批评。女体育老师要比男老师厉害吧?老臣看见那个男生正连续两次重复弹跳的动作。

东方敏回来了,她身后跟着一个细高挑的女生,那肯定就是老臣要找的人——季子。

老臣不待东方敏老师点头致意,便挥手招呼道:“季子同学,我是老臣。”

女生既没有显出怎样的惊讶,也没觉得陌生,仿佛老臣的到来在她意料之中。她的沉稳倒让老臣有些吃惊。

她没有马上回答,而是举步迎上来,伸出手,道:“您好!”

哦,真不愧东方敏的弟子,举手投足都是得体的,不像其他的文学爱好者,见到老臣总显出一副谦恭的样子。季子的平静宁和让老臣对她刮目相看。

“哦,我还要备课,你们谈吧。”东方老师歉意地点了下头,迈着轻快的步子向办公室走去。

“你知道我会来找你吗?”老臣试探着问季子。

“我相信你不会不来。”季子爽快地应道。

说实在的,在老臣的想象里,季子不该是这副样子。她似乎应该是忧郁的,目光幽幽的,含有无尽的内容,眉头也似乎该是微皱着的,面孔则应该是山村少女特有的质朴的红色。可眼前真实的季子完全不是

